

以创建未来乡村为抓手统筹城乡发展

凌波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一体推进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和乡村未来乡村建设,深化城乡规划建设机制改革,探索基层公共服务新模式,加快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构建居民幸福共同体。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如果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那么可以说,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全面的振兴。建设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更要建设繁荣的乡村。

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之间能否享受更均衡的教育资源,农村就医能否像城里一样方便,等等,是人民群众所关切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加强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让人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

浙江是美丽乡村的发祥地。近年来,宁波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在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未来乡村作为美丽乡村的升级版应运而生。2021年,未来乡村建设上升为省级战略。目前,宁波拥有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11个、第二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30个,其中有以“红领共同富裕联盟”为特色的余姚横坎头村,有以打造都市休闲农业为特色的镇海永旺村,有以航空航天主题为特色的海曙霞新村等,凸显“一村一品”“一村一魂”“一村一韵”、青山绿水、亦古亦新、宜居宜业。

通过未来乡村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打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通过未来乡村建设,吸引更多人才、科技、资金等要素流向

农村,激发发展活力,让繁华城市与繁荣农村交相辉映、共富共美。可以说,未来乡村建设对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未来乡村与美丽乡村战略目标是一致的,但作为乡村振兴的一条路径,未来乡村又有自己的独特性。未来乡村建设,绝不是一个乡村美化行动,简单地营造乡村风貌建设和人居环境,而是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条现代文明的转型之路。不仅要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更要在宜居宜业上留住乡村的“人”。未来乡村建设中,特别引入了“场景”概念,有了自然与人文叠加的风景,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得以生产其中、生活其中、自在其中、乐享其中,乡村自然就有了人气和元气,有了美好的气象。这是一幅富有“乡土味、乡亲味、乡愁味”的幸福生活画卷。

城里建未来社区,村里建未来乡村。宁波则将两者结合,提出建设未来乡村新社区。近日,宁波出台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围绕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治理现

代化,构建未来乡村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等场景,集成“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建设,打造一批彰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风貌的未来乡村新社区。到2025年底,建成未来乡村新社区100个以上,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和实践成果。

城市是引领、辐射和带动乡村发展的发动机,乡村则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土壤。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绝非“削峰填谷”,而是在补齐“短板”的同时,让“长板”更长;并非城市对农村单向的援助,而是基于差异互补的共赢。建设未来乡村,就是补齐“短板”的有效举措,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发力点。



社工岗位是建功立业的“磨刀石”

陈志卫

本月开始,宁波将开启史上最大规模社工招聘季,全年公开招聘2000余名专职社区工作者(社工)。新公开招聘岗位全部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开放,并拿出不低于35%的岗位专门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7月19日《宁波日报》)。

上述两个数据,表明社会对社工以及社工对人才的需求之旺,但在实际生活中,笔者发现,对于什么是社工,其具体做什么、最好的服务是什么、发展前景怎么样,不少高校毕业生及家长并不是很明白。

事实上,宁波就有两位社工领军人才,其经历与成就很能说明社工是什么、应该怎么干、怎样才能干出成绩。一位是划船社区原党委书记俞复玲,她在岗位实践中,总结出了“最好的服务是最好的管理”理念,摸索出“365社区服务工作法”“三联”“六服务”“五机制”。另一位是北仑区大港社区党委书记朱红明,作为全国第一家工业社区带头人,她带领大港社区社工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创建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模式。社工,曾经有“小巷总理”之

称,这是一种褒奖性的概括。确实,社区工作纷繁复杂,涉及千家万户,称之为“小巷总理”既贴切又生动。对社工而言,社区既是工作对象,又是工作资源。有本事的社工,在岗位上得心应手,“手一招,人一群”。正因为如此,国际上包括很多政治精英、政要人士,都很重视社工这一人生履历。

社工岗位很辛苦,面对的群体会有千差万别的需求,需要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特别是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公共服务,工作量极大。如果说医务人员是抗击疫情“第一英雄”,那么社工就称得上是“第二英雄”。也正因为其辛劳,近年来,社工的形象及口碑均有较大提升。

社工岗位体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也更容易被老百姓感受和肯定。社工岗位还是培养复合型人才沃土,像现在宁波很多街道(乡镇)群众口碑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其实就是十多年前第一批从事社工工作的人。

社工虽辛劳,却是建功立业的“磨刀石”。大学生奋斗正青春,当勇于应聘社工岗位,在基层一线成长成才。

老字号不能“啃老”而应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郑建钢

最近,杭州“小黑”发的一条有关宁波状元楼的吐槽短视频,引起众多宁波人的关注。在这条短视频中,“小黑”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家老字号酒店的服务质量,不过对该酒店的菜品质量表示了肯定(7月20日《宁波晚报》)。

“小黑”的吐槽,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环境嘈杂”,有服务员收拾碗筷时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二是物料上得有点不符合程序,菜已经上了5道,才上毛巾。

除了小黑吐槽,跟评的其他消费者也有类似抱怨:“去过两次,菜味道还可以,服务不怎么样。”

“这家酒店基本上做包厢生意,可能对大厅散客不够重视。”……

不过,吐槽归吐槽,“小黑”的话还是说得非常婉转,而且语气一转,马上提出表扬:“再次强调……菜做得味道是好的”“……菜在宁波菜里面,是没得挑的”。

因为“小黑”是杭州知名导游,其短视频平台的账号有1000多万粉丝,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所以他的吐槽短视频马上引起了状元楼酒店负责人的重视,不但所有意见全盘接受,而且很感谢“小黑”指出问题,表示“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改进”。

状元楼是百年老店,不但是宁波老字号、浙江老字号,还是

中华老字号,理应成为餐饮行业的“带头大哥”,为其他餐饮店作好表率,为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增光添彩。

环境嘈杂、服务程序不规范,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致命伤,却暴露了状元楼还存在不少值得改正之处,比如,建立健全适合本店特点的服务规章制度和监督机制,尊重消费者需求、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等等。

作为消费者来说,到老字号就餐,哪怕菜品的味道再好、价格再公道、装修再豪华,要是就餐体验不好,这好那好可能就会一笔勾销。如果总想着凭老字号吃老本,消费者最终会选择用脚投票。

老字号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啃老”,而应坚守老字号的品牌核心,发掘老字号的价值内涵,传承老字号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不断推动品牌消费、激发创新活力,持续发挥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带头作用,从而让老字号长盛不衰。



必胜客“曝丑”:食品监督需深入隐秘角度

罗志华

今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记者卧底进入两家必胜客门店调查,发现后厨存在多种食品安全问题:餐厅管理人员篡改有效期标签,食材不按时废弃;员工拆掉外包装,将过期食材“化整为零”,烹制后端给顾客食用;油炸用油长期不更换,相关指标超标近一倍等。事情曝光后,执法人员迅速介入,多家必胜客门店关闭接受调查(7月20日《新京报》)。

此次必胜客的后厨乱象被曝光,是多种监督方式密切配合的结果。比如,多名必胜客内部员工向记者爆料,称必胜客存在诸多食品安全问题,这属于群众监督;记者在必胜客卧底打工较长时间,然后将问题曝光,这属于媒体监督;此后执法部门迅速跟进调查,这属于行政与司法监督。多种监督方式环环相扣,才导致这次必胜客后厨被“曝丑”。

然而,这次成功监督,也带有侥幸因素。必胜客内部员工“反水”,“家丑”才会外扬;招工不设防,记者才能轻松入职;在食材和烹制方面做手脚不避嫌、甚至谈论这些事也不避讳,才让记者掌握了大量证据。倘若必胜客方方面面做得谨慎一些,后厨乱象就很难曝光,也就是说,这次成功的监督难以复制。

食品监督如何深入隐秘角,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的问题。使用过期、变质食材,反复使用劣质油,哪怕苍蝇老鼠四处乱窜,只要监督到不了现场,就难以发现这些问题。假如监督仅依据成品外观,当然看不出隐藏的黑门道,就算将成品拿去化验,怕也测不出食材的有效期,还原不了烹制时的脏与乱。在点外卖已十分普遍的背景下,更加难以针对现场实施细节监督。虽然“明厨亮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有心做手脚,瞬间就能完成,摄像头也有照不到的死角,食

品加工的隐秘角度仍然很难监督。

化解食品监督难题,既要靠日常监督,也要推出更多超常规手段。这次调查发现,监督多开展飞行检查、多杀“回马枪”,方能打消商家侥幸逃避监督等心理。若想让更多内部知情人员勇做“吹哨人”,就得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奖励,让他们觉得冒险举报值得。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操作得不偿失,当违法的整体收益远远抵不上违规成本时,处罚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震慑力。

“眼不见为净”,既属自我宽慰,又体现出现实的无奈。因为面上的事好监督,但暗地里做手脚难以觉察,食品安全问题有时会藏在监督阳光难以照见的角落。监督如何深入隐秘角度,才是最需要攻克的难题。唯有把细节守牢、将角落扫净,食品安全才具有全链条的可靠保障,消费者外出就餐,才不再对看不见的后厨感到怀疑和担心。

八旬老人能不能到游泳馆游泳

从1990年开始,南京市民李国玉就在五台山游泳馆办卡游泳,游泳馆换了多家,但是习惯一直未断,至今已有32年。2022

年3月,82岁的李国玉被馆方告知因年龄超过80岁,健身卡到期无法续签。坚持了一辈子的爱好,就因为年纪大了,场馆不接

受,现在面临无处可“游”的情形。李国玉无法接受,一气之下将这家游泳馆告上了法庭(7月20日《扬子晚报》)。

“游泳权”需法律明确 游泳馆拒绝不是歧视

苑广阔

谢庆富

老先生想游泳却续不了卡,游泳馆则是以顾客办卡不接待,意味着有生意不做,这种“两败俱伤”局面的背后,折射出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更值得引起我们关注。

游泳馆真是有生意不做吗?当然不是。根本原因,无非觉得老先生年龄大了,担心他在游泳过程中出现意外,自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游泳馆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

问题是,游泳馆可以不赚这份钱,但想让游泳的老人无处可去,不但合情理,同时也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有享受社会服务和优待的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体育法》规定,“国家对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给予特别保障”。

在庭审过程中,健身馆工作人员出庭应诉,他们认为企业有自主经营权,能够自由选择交易对象,不能强迫企业签订合同。这样的理由显然很难成立,否则不但高龄老人会被拒绝,其他一些特定的消费者,也可能被其拒绝。

我们理解健身馆方面的顾虑,但这种不顾老人实际身体条件,“一刀切”拒绝高龄老人的做法,于情于理于法,说不过去。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将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所以,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打消部分商家的顾虑,商家可以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下,对接待高龄老人提出一些要求和条件,比如要求对方提供身体健康状况的相关证明等。这需要法律来明确。正如有网友所说,现在国家对老年人考取驾照的年龄都放宽到70岁了,并且只要身体条件允许,终身可以申领驾照,游泳馆还如此“一刀切”,确实不合理、也不明智。

老先生之所以状告游泳馆,是因为觉得游泳馆以年龄为由拒绝续签是歧视老年人。老先生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出问题,希望可以续签,把一辈子的爱好坚持下去。

但是游泳馆有自己的考虑,不会对所有的顾客敞开大门。除了对年满80周岁的老人不售新卡、不续卡,游泳馆还谢绝未满16周岁或身高不满1.6米的儿童入内。游泳馆不是不想让这部分人群的钱,只是这部分人在游泳馆游泳出现意外情况的概率与人群相比要大得多。可以说,游泳馆对这部分人“忍痛割爱”,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选择。毕竟,一旦顾客在游泳馆出事,游泳馆不仅要承担巨额赔偿,同时“名声”受损,未来一片黯淡,最终有可能关门歇业。

游泳馆拒绝给年满80周岁的老人售新卡、续卡,确实会让老人感觉不舒服,产生遭嫌弃或被歧视之感。不过,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游泳馆有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权利。我国法律保障老年人享受社会服务、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但保障这些权利有个前提,那就是建立在安全之上。如果失去安全这个前提,谈何权利?有些老年人看起来以及自我感觉身体很好,平时没有什么疾病,但身体各项机能呈衰退状态,这是不可否认的科学规律。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游泳,风险确实比较大,这一点不容置疑。

说到底,游泳馆对年满80周岁的老人不售新卡、不续卡固然是出于自身规避风险的需要,但本质上并非歧视老年人,实际上对老年人是一种保护。其实对老年人来说,锻炼身体的方式有很多,即使去不了游泳馆游泳,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不必揪着游泳不放。

就老人状告游泳馆表达诉求一事,我们对老人争取自身权利的行为表示尊重,但不建议老人钻牛角尖——毕竟,身体健康重要,心胸豁达同样重要。

海曙区HS18-01-03a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海曙区HS18-01-03a地块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 陈工
联系电话: 0574-88427420
联系地址: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路191号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人民政府
2022年7月20日

